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六七回 蓄深心連環施妙策 狙纏頭反撲出奇丈

只說潘侯爺雖然和沉二寶有了相好，卻平日之間聽得別人說過沉二寶愛妍戲子，未免有些疑惑的意思。沉二寶心中明白，索性把以前自己愛妍戲子的事，一一和潘侯爺說明，又裝點出許多的話兒，只說那班唱戲的人怎樣怎樣的反面無情，怎樣怎樣的卑鄙無恥，自己看破了這般寶貝沒有一個好人，心上二四分懊悔，以前不該這樣的糊塗。如今既然遇著了你這樣的一個人，自然死心塌地的守著你一個人的了。我自從吃了把勢飯，眼中的客人也不知見了多少，卻從沒有遇著個像你這樣溫柔爽快的人，所以把這般的心腹的話兒一古腦兒都告訴了你，你卻切不可再去告訴別人。沉二寶說到這裡，不覺面上一紅，羞怯怯的把個臉兒伏在潘侯爺懷裡再也不肯抬起來。潘侯爺雖然是個憤家，到了這個時候，聽了沉二寶這樣的一番說話，也不由得心上有些著迷起來，便拉著他的手，叫他抬起頭來。沈二寶越發把個頭緊緊的鑽在潘侯爺胸前，一動也不動，口中卻喃喃的說道：「倪搭耐講仔，耐勿要動氣噓。」

耐要動氣，是倪勿來格。」潘侯爺笑道：「這些事情都是以前的把戲，與我什麼相干？只要你以後知道改悔就是了，我為什麼要動氣？」說著，便把兩手捧著沉二寶的臉，自己低下頭去輕輕的偎了一偎。只見沉二寶的兩邊頰上紅得四分鮮豔，好象那帶露玫瑰，酣妍欲滴。見了潘侯爺兀自把兩手掩著眼睛，似笑非笑的別轉頭去。

潘侯爺看了心滿意足，酣暢非常。

自此以後，潘侯爺便和沉二寶約法三章，要他遵守：第一，不到戲園看戲；第二，不留客人住夜；第三，但是潘侯爺來了，不論什麼客人在房間裡頭，都要讓他。

沉二寶如何不肯？千依萬順，滿口應承。潘侯爺又和沉二寶講明，每月貼他四百塊錢，吃酒叫局外算。只把個沉二寶喜得一個無可不可，心花大開。

潘侯爺從那一天住在沉二寶院中，到了明天起來，原想給他一千塊錢的。忽然轉念一想，故意一個大錢都不給，要看沉二寶怎麼樣。那裡知道這個沉二寶是何等的手段，早已和金姐商量得停停當當的了。剛剛下牀梳洗，便在拜匣裡頭拿出一百塊錢的鈔票來，交給小妹娘道：「格個是潘大人賞給唔篤格下腳，唔篤拿得去。」

小妹娘接了，謝了潘侯爺一聲，便走了出去。

潘侯爺見了心上自是高興，便對沉二寶道：「這下腳的錢怎麼要你拿出來，我還給你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取出一個皮頁子要揀鈔票。沉二寶連忙攔住，笑道：「耐拿洋鈔做啥，阿是還倪呀？還倪末謝謝耐。就要還倪末，也慢慢交末哉，用勿著實梗性急嘛。」潘侯爺先還不肯，只說下腳的錢斷沒有要叫你出的道理。沈二寶斜了潘侯爺一眼道：「阿唷，耐倒分得明白篤嘛！倪兩家頭比勿得別人，承耐格情看倪得起，倪也一逕當耐自家人格，格兩個銅鈔啥格希奇？耐撥俚篤也好，倪撥俚篤也好，耐故實梗還撥倪，倒勿像……」

沉二寶說到這裡，頓住了口不說下去，望著潘侯爺一笑。潘侯爺聽了這些說話，覺得甜蜜蜜的，一字一句都鑽進心坎裡頭去，心上甚是高興，倒不好意思一定還他，只得罷了。過了一天，潘侯爺便另外送他一千塊錢。沉二寶再三不受，口口聲聲只說的潘侯爺剪他不起。潘侯爺無奈，只得罷了，心上卻甚是過意不去。

過了幾天，潘侯爺在公館裡頭吃過了飯，便到沉二寶那裡來。沉二寶剛剛起來，正在那裡梳頭，見了潘侯爺，立起身來叫了一聲，潘侯爺便坐在沉二寶旁邊，看著他塗脂傅粉，掠月挑雲，看得甚是得意。正在這個當兒，忽見女本家金姐走進房來，叫了一聲「潘大人」，便去附著沉二寶的耳朵唧唧的講了一回。沉二寶頓時皺著眉頭，四分不樂，偷轉秋波看了潘侯爺一眼，好象怕他聽見的一般。潘侯爺看了他們這般鬼鬼祟祟的做作，不知道他們葫蘆裡頭賣的是什麼藥兒。

正要開口問時，早見沉二寶對著金姐使個眼色道：「斌姆末總是實梗，早勿說，晏勿說，恰恰來浪格個辰光纏勿清爽。有啥事體，晏歇點再說末哉！」金姐聽了，便回過頭來看了潘侯爺一眼，方才說道：「格末昨日仔一篇帳拿得來，等倪交撥來帳房先生，叫俚搭耐算算。」沉二寶聽了，便在貼身的衣袋裡頭取出一篇帳來交給金姐，卻又回頭看著潘侯爺，又好象怕他看見的模樣。潘侯爺見了這般模樣，那裡忍得住？便問沉二寶道：「你們鬼鬼祟祟的說些什麼？這一篇帳又是什麼東西？快拿來給我看！」沉二寶聽了，面上一呆道：「勿關耐事，耐緞要去問俚。」說著，又催著金姐道：「耐豪燥點去罷，勿要來浪多說哉！」

潘侯爺聽了更加疑惑，叫住了金姐，不放他走，對沉二寶道：「你們究竟鬧的什麼鬼戲？快和我說個明白！」沉二寶道：「搭耐說勿關耐事，耐要問俚做啥？」

潘侯爺聽了沉二寶這樣的言詞閃爍，金姐又那般的形跡可疑，心上不覺有些不快起來，冷笑道：「就是不干我事，也要和我講個明白。」沉二寶把眉頭一皺道：「耐格人哈實梗格呀，倪勿搭耐說，自然有勿搭耐說格道理來浪裡向，耐慢慢交看末就曉得哉。」

潘侯爺見沉二寶始終含糊糊糊的不肯和他講實話，不由得心上生氣起來，睜著眼睛看定沉二寶道：「我不管什麼道理不道理，今天一定要問個明白！你們做的事情不用在我面前鬧鬼。我不在你們這裡走動，你們的事與我不相干；如今我既然在你院中走動，你又要去尋別人的開心，還要把我當作小孩子一般隨口哄騙，那是辦不到的！」沉二寶聽了，不慌不忙對著金姐說道：「唔篤聽聽看，阿要氣數。」金姐也笑道：「二小姐，耐末也有點勿著勿落。潘大人要看末，撥俚看看末哉嘛，為啥要瞞仔潘大人呀？」說著便走過一步，把手中的一篇帳目交在潘侯爺手中道：「潘大人勿要動氣，格個是二小姐格帳呀，耐請看末哉。」

潘侯爺接過來看時，見果然是一篇帳目，什麼房飯帳多少，家生店多少，綢緞店多少，洋貨店銀樓多少，零零碎碎的一篇帳目，差不多也有三千多塊錢的樣兒。

潘侯爺看了不懂，便問沉二寶道：「這是你的帳麼？前天不是你和我講過不欠別人的債麼？」沉二寶聽了，呆著個臉低頭不語。金姐接口說道：「二小姐格兩年生意勿局，一逕虧空下來格呀，不過二小姐勿肯搭耐說罷哉。」

潘侯爺聽了，想了一想，還沒有開口，金姐又道：「說起二小姐格事體來，再要討氣也無撥。格兩年格生意，說末說勿好，到底還嚟得過去，勿會去欠哈格債，吃著俚屋裡向一個娘、兩個阿哥、一個兄弟，四家頭四支老槍，單是鴉片煙要三兩開外噪。一榻刮仔才靠仔二小姐一干子，一年裡向格開銷，少說點也要一千幾百洋鈔。舊年加二勿對哉，哈格阿哥討家小，兄弟做生意，七七八八，去脫仔三千外勢。」

耐想二小姐前兩年生意好點還勿要緊，剛剛舊年仔格生意只好做一個開銷，洛裡來實梗幾化洋鈔？實梗洛二小姐身上背仔三千多塊洋鈔格債，軋實說起來，俚自家一個銅鈔才勸用著，阿要作孽！」金姐說到這樣，沉二寶抬起頭來對他說道：「耐少說兩句哉呀！」一面說著，兩隻眼睛裡頭水汪汪的，含著一泡珠淚。

潘侯爺聽了沉吟了一會，便又問金姐道：「二寶既然有這許多虧空，為什麼瞞著我，不和我說？像這樣的事情，也算不得什麼大事，又為什麼不早些和我商量？」

多了我拿不出來，三千、五千的事情，也還算不了什麼，為什麼有心要不叫我知道呢？」金姐道：「倪一逕搭二小姐說，叫俚搭耐潘大人商量，潘大人勿在乎此格，二小姐勿肯呀。」潘侯爺笑道：「這是個什麼緣故呢？」說著，便回顧二寶。二寶斜倚在榻牀上，把一隻纖手托著香腮，低鬟斂袖的，只當不聽見的一般。潘侯爺又問一聲，二寶只不開口。金姐便含笑道：「倪搭耐潘大人說仔罷，二小姐是勿肯說格哉。二小姐格心浪，總道仔俚搭耐潘大人軋實是真心要好，勿是哈格假情假義，實格洛俚身浪欠仔債，

瞞仔耐勿肯響起。曉得耐聽見仔格件事體，定規要撥俚洋鈔，教俚去還債格。俚要受仔耐格洋鈔呢，好象是搭耐勿是啥真心要好，不過是有心想耐兩個銅錢罷哉。要定規勿受呢，嗰怕耐潘大人浪要動氣。潘大人耐想俚有仔實梗一個念頭來裡心浪向，自然勿肯搭耐說哉呀。」

這一席話，說得來圓轉非常，有情有理，直把個潘侯爺聽得好象醍醐灌頂，醇酒醉心，那心上的快活，一時間都說不出來，只微微含笑，把眼睛去看著沉二寶。

沉二寶也把眼光注在潘侯爺身上，好象有無限的深情流露出來。金姐又接著說道：「故歇上海灘浪格信人，大家才是只認得銅鈔勿認得人，對仔客人洛裡有啥真心。」

倪二小姐倒軋實勿是格號人嘛。耐潘大人勸來格辰光，二小姐一逕搭倪說起，說上海格客人才靠勿住，只有耐潘大人末，氣魄大，脾氣好，上海灘浪實頭難得碰著格。實梗洛格日子，二小姐肯留耐呀，勿然是洛裡有實梗容易？格辰光，李寶珍李家裡放仔三千洋鈔……」金姐說到這裡，沉二寶忽然「霍」的立起身來，紅著臉說道：「耐末說說就要瞎三話四，越說越好聽哉！豪燥點去罷，勿要勿著勿落格瞎說！」正是：

春滿迷香之洞，宋玉魂銷；花飛扶荔之宮，襄王夢斷。  
未知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